

梦雅



修罗情缘

时代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不要动！”

田芯转头看了三人一眼，继续揉着发疼的腰。

“叫你不要动，不想活了？臭女人！”

田芯莫名其妙的被人推了一把，怒瞪对方一眼，正准备开口大骂，对方先一步捂住她的嘴，动作粗鲁无体。

“别叫，把钱拿出来，快点！”

“动作快点，否则要你好看！”

可怜的田芯快被他捂得喘不过气来了，挣扎了老半天，好不容易挣出一点缝隙，她急呼：

“别，别动手，我合作，绝对非常合作。”

心里直骂上对方祖宗作代都不甘心的田芯，这会儿只得先装出一副可怜无助又乖巧的弱女子样，看对方三人果真不再对她动粗，只是亮着刀子在她面前晃呀晃的，晃得她眼皮子直跳。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我找个工作处处碰壁不说，身上只剩下二百七十五元，浑身发痛不止，走路走得两脚起泡，还踩到一个小坑洞扭到了脚，才想找个隐蔽点的地方歇一歇，释放我两双可怜的脚丫子；现在竟然被人用刀子指着鼻子，还遭抢钱咧！天啊！我招谁惹谁了？”田芯喃喃自语道。

三名歹徒只见这名女子头发盘起，化着妆、穿着一身

高贵的套装及高跟鞋，看起来是个下手的好对象，正巧她又孤身一人走来这巷子，这个时间下班车辆多；马路上是热闹拥挤的，可是这条巷子经过他们兄弟们最近几次试验的结果是，成功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好地方。

今天又是一个好下手地对象出现，兄弟们怎么能不把握呢？可是现在的情形好像有点反常，看对方眼珠子转来转去的，不知道她清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状况？

“小姐，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别想要什么花招，否则——哼，哼哼。”

田芯闻言抬头，立刻清醒的回到眼前的情况——

她被抢劫了！

强忍下骂了的行动，她柔柔的、轻轻的，尽量以不敬迟到对方的语气说道：

“对不起，先生，我没有钱。”

三人顿时走上前，其中一名脸上有疤的男子像是三人当中的老大，他眯着眼，上下打量着她，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女人，你敢要我！”

他的眼神、他的语气像极了武侠小说中的恶徒，打算凌辱落在手中的女主角，而她就是那美丽动人的女主角。那男主角呢？不是该有一位英挺潇洒的侠士前来解救，完成武林中一段美丽的情缘吗？

又来了，三名歹徒发现眼前这位小姐脸上又出现那种作梦的、神游他方的神情，怒道：“不知死活的女人，兄弟，动手！”

三人开始动手拉扯她的皮包，剥除她身上看得到的

值钱饰品。其中一人还得不忘想办法捂住田芯的口。

田芯真正恐慌了，现实的残酷让她真正意识到自己目前有多危险，她奋力的挣扎，又踢又咬的，弄得三名歹徒手忙脚乱，真巧她一开始还说要合作呢！

突然出现的刺目灯光和刺叭鸣声敬迟到扭打中的四人，田芯一看立刻毫不犹疑的张口呼救：“救命啊！ 抢劫啊！”

歹徒已抢走了她的皮包，正拉扯着她的手腕，想拿下她的表，弄得她好痛，可是她还是紧抓不放。

田芯知道这时刻乃是生死存亡之秋，不能让那个人——也许是那几人，不管了，总之是车子里的人，不能让他走掉，否则她就完了。于是她更努力的反抗，想尽办法呼救。

三名歹徒今天还真是出师不利，遇上一个如此难缠的女人。而那辆车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他们不知道。更糟的是有人下车来了，他们也不知道。直到一个低沈、冷硬的声音在他们身后响起：

“你们几个，放开她！”

田芯真想要感谢主、感谢神，救星果真出现了。她忘记自己有多狼狈，也忘记今天早上她才立誓要以端庄、优雅的淑女姿态出现；现在的她，头发散落，遮盖住大半的脸孔，那套高贵合身的套装也歪七扭八，纽扣都不知掉了几颗，更惨的是高跟鞋只剩一支，另一支是握在手上的，好可笑的画面。

借人面对眼前的这一幕，不觉怒火中烧。虽然平日他给人的感觉是冷峻的、深沈难测的“冷面修罗”，可是



并不代表他没有正义感、没有侠义心；完全相反，只是没什么机会表现出了，或者说是他有意隐藏，不让人真正看清他的心，那是他一贯的行事宗旨。

三名歹徒正因为搞了半天，花这么多精神，至今仍无所变而心中怀恨，又来了管闲事的大楞子一个，叫他们不想空手而回，非得捞点本、出口气不可。二人转~~身~~可惜人，扬起手上的刀，叱道：

“小子，别多管闲事！快滚！”

怜惜人看了田芯一眼，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说道：“放了那位小姐，我就走。”

瘦汉子故意摸了田芯一把，狞笑道：

“你傻啦？大高个儿，要命的就快点滚，别惹我们兄弟生气。”

怜惜人向前走了几步，面对三人的狠样毫不畏惧，只是眼底有跳耀的光芒，是怒火，不过别人看不到。

那么突然地，田芯用力一踩对方的脚，在对方抱脚痛呼的时候，她扯回皮包，拔腿就跑。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直到她跑开老远了，现场的三名歹徒才猛然警觉到发生了什么事，要追也来不及了；而这位正打算仗义援手、英雄救美的现代侠客可惜人大少爷，更是愣在一旁无法置信，待回过神来，只听到田芯抛下一句话，一句令他气结的话——

“我先走，你打发他们吧，谢——啦——！”

这最后两个字“谢啦”还是隐隐约约混杂着车声、喇叭声，好不容易才传进他耳中的，他不觉低吼：“可恶！”

“可恶！”

顾惜人怒看说话的刀疤汉子，对方正横眉瞪眼的瞪着他，另外两人同时围了上来，一脸的杀气腾腾。

根本无视于三人的存在，顾大少爷转身迈开一支箭腿，打算走人；开始后悔停车管这个闲事，心里忍不住又骂一声可恶，那个女人竟然这么不讲义气，又……又这么该死的聪明，坦白说，他有点佩服起她来了。

刚走近车身，还没来得及打开车门的顾惜人，被歹徒中那名一脸横肉的壮汉子一脚踢中，失去平衡摔倒在地还不打紧，他怀疑自己的腿都要断了，痛死了！

“阿雄，这小子欠扁，好好教训他。”

“对！他妈的，都是这死小子，害老子们空手而回，给我狠狠的揍一顿。”刀疤汉子和瘦汉子两人恶狠狠的说着。

顾惜人忍痛迅速爬起身躲避阿雄接连而来的拳头，要是被K到那才惨。不过他顾惜人也不是好欺负的文弱书生，一百八十二公分高的结实挺拔身体，平日不会间断的健身、打球，令他也有俐落的身手。

一旁不停呼喝的两人一看阿雄摆不不了对方，立刻也卷起袖子欺身上来。顾惜人脸上冷硬依发，在吃了阿雄几拳之际，借势冲向二人，刀疤汉子冷笑一声挥起刀子，瘦汉子同时也猛向前刺，更咧嘴笑了，好不得意。

顾惜人冲到两人面前时才猛然扭身踢腿，刀疤汉子的刀划破了他的手臂，可是他也踢得瘦汉子痛叫出声，一失手，将手上的刀子往刀疤汉子身上扎，于是另一声惨叫声又响起：

“啊——阿强你瞎了阿，你刺到我了，你……哎哟

……痛死我啦！”

顾惜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抛下三人，跑上车。那三人呢？只见叫痛的叫痛，赔罪的猛赔罪，另一个只好在一旁又挽又扶的试着化解，好不混乱。

直到车子驶离，顾惜人才发现自己的心跳有多急、多**中央委**响。看到后照镜中的自己，他不禁笑了，青一块、紫一块，嘴角还带血，真惨！

看到血，这才让他突然感觉到痛，浑身骨头都快散了，尤其那一脚踹得可真重，明天开始大概会几天走路一拐一拐吧！倒楣，才刚下班就弄得一身狼狈，女人是麻烦哪！

* 不自觉的抬起手来擦拭嘴角，这才发现到他手上也沾满了血，心想大概自己已经痛得麻痹了吧，才不知道手臂的伤流了许多血。他急忙赶回寓所，胡乱的处理下，接着又出门了，他可没忘记今天是什么日子。

*

秦孟薇**咽**眼泪汪汪的盯着灯光幕里的女主角和男主角，随着他们悲哀的感情而落泪。刚刚脱离魔掌的田芯，这会儿上气不接下气的跑上楼梯，来到位于三楼的公寓猛拍着门，拍得手都痛了仍不见有人来开门，她不死心的又直接门铃，好像对方不开门的话，她绝不放气；直到门铃都快烧毁了，好不容易有人开开了门，出现一张梨花带泪的姣好面庞，田芯劈头就骂：

“小薇，你是睡死啦？还是又看那超级没水平的文艺爱情大烂片？”

秦孟薇一边拭泪，一边忙着擤鼻涕，瞧都没瞧田芯一眼转身就回到电视机前，继续心碎于那段杜撰的爱情悲剧，田芯只好自己一拐一拐的走进屋里。

秦孟薇两泪眼汪汪的向她说：“他们俩好可怜哦，你知道吗？”

田芯将左手拎着的皮包及右手的高跟鞋,通通甩到一旁,再一屁股坐到孟薇跟前挡住电视,怒道:“我才可怜,你怎么都不同情我?没良心的女人,与我平时对你呵护有加、疼爱有加、嘘寒问暖的,也没见你感动得掉滴眼泪,气死我了!”

孟薇睁大眼、张着嘴，还用手按着田芯的额头，怀疑的问道：“田芯，你生病了吗？还是吃了炸药啦！火气这么大，有哪儿不舒服我陪你去看医生，好不好？”

正费力的揉着两支细修长玉腿的田芯，没好气的回她一句：“我心里不舒服。”

孟薇起身关掉电视机，走回田芯面前，关心的问道：“田芯，怎么了？是不是又惹了什么麻烦？不会呀，你昨天才弄丢了你的第九个工作，今天不是要开始找另一个工作的吗？对了，找到了没？”

“你看我的样子像是一个找到工作的快乐女郎吗？”田芯抛给她一记大白眼，手指朝自己一阵比划。

秦孟薇这才仔仔细细的看清楚田芯那一身糟模样，老实说道：

“不像，倒像是刚被抢劫或是‘惨遭狼吻’的惨状，喂，你到底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的啊？”

她这一问，倒是让田芯好不容易平复的心又激动起

来，只见她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露出惊慌的神色，颤抖着声音回道：

“你说的也差不了多少，虽然不至于遭狼吻，不过我碰到抢劫倒是真的。”接着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说着说着，她的眼中已经浮现一层水雾，一副饱受委屈，等着对方怜惜疼爱的模样。等了好半天了，只见孟薇一脸的陶醉想往，两眼迷蒙的问她：

“那个男的长得帅吗？多高？你们有没有互相留下对方的地址、还是电话？”

田芯原本眼泪都已经流出半滴了，听到这话气得另一半又缩了回去，抓起身旁的抱枕往孟薇身上砸，双目喷火，咬牙切齿的吼道：“秦孟薇，你死定了！”

被她这一吼，秦孟薇赶紧收神清醒过来，因为当田芯连名带姓的叫她时，表示她真的生气了。急忙转移话题：“好啦，好啦，别生气嘛！你看你，头发乱得像稻草，衣服扣子也不知道掉了多少，快曝光了啦。”

田芯撅着嘴，一又快哭出来的样子。怨道：

“你是我最好的姊妹，青梅竹马的死当，没想到在你心里我这么没分量，你根本不关心我，满脑子的文艺爱情故事，死小薇、臭小薇。”

孟薇抱歉的将她搂住，安抚的拍着她肩背，说道：

“对不起，别生气，我不问就是了嘛，谁说我不关心你的，你可是我最要好、最亲密、最最棒的朋友了，对不对？好了，不气了哦，原谅我罗，嗯？”

看到田芯还负在她身上撒娇，虽然没有吭声，不过也点了头，于是她忍不住又问了句：“那个男的到底长得怎

么样啊?"

问完后，只见田芯慢慢的抬起了头，抛给她一个好大、好灿烂的笑容，孟薇忽然尖叫一声，准备要逃已来不及，然后就是一阵惨笑、求饶声了。

当高大英挺的顾惜人打开门踏入大厅时明亮温暖的灯光伴着吵杂的人声争相扑至，他不自觉的掀起一双剑眉。无视于厅中男男女女的注目，他直接走向里面的顾氏夫妇，一脸的高深莫测。

顾惜人——顾振华夫妇的二儿子，是另一个骄傲，同时也是另一个烦恼——堆着一脸的笑容走向刚进门的惜人，拍着他的肩，说道：“大哥，你终于出现了，欢迎加入我们的‘联谊会’。咦？大哥，你化了妆啦？怎么脸上又是红又是紫的？”

顾夫人徐妙端一见顾惜人，急忙笑着招手，拍拍身旁的座位，慈祥的说道：

“回来啦！快，快过来。”

一见母亲，他放柔神情，走至她跟前弯腰亲了她脸颊喊：“妈咪。”

又轩对顾振华道：“爸。”

“现在才到？就等你回来开饭了。”顾振华含笑应道。

徐妙端拉着他坐在身边，原来的笑脸突然转变，急声询问：“惜人，你怎么了？看看你的脸……”

她又心疼又着急的捧着他的脸一阵探巡，“你看，都淤青了，是怎么弄的呀？”

惜人拉下母亲的手，安抚道：

“没事的，妈咪，我不过和人打了一架。”

“打架？”顾振华讶道。

在他印象中，大儿子一向最理智、最沉稳，怎么会和人打架？不过他没有追问，因为他相信他的儿子会有一个好的解释、好的理由的，只要那是有理的、正确的。可是他的妻子就没有他这么冷静了，一听到打架，她又开始检查起儿子的身体了，于是就听见她一声惊呼：

“惜人，你在流血，快告诉妈咪哪儿受伤了，快呀”

厅中的年轻男女开始好奇的靠近过来，尤其是其中几位女郎，更以饱含兴致的眼光盯着顾惜人。

冷静的惜人，这时候也只有无奈的连声安抚母亲，并且很技巧的掩饰住伤口，推托道：“妈咪我没事，您别担心，只是外表看来有点唬人罢了，没什么伤的，先让我上楼梳洗一下好吗？”

看见母亲仍是一脸的怀疑与忧心，他扯开嘴角，送给母亲一个令人心醉的笑：

“我真的没事的，妈咪，先开饭，我一会儿就下来。”

“真的没事？你可别骗妈咪啊！”徐妙嫦犹不放心的盯着大儿子瞧。

顾振华在一旁忍不住插了嘴，“好了，儿子说没瞒着，你就别再拉着人不放，快让他上楼去梳洗一下好吃饭啦！”

顾惜人朝父亲露了一个感激的眼神，转向母亲道：

“姐咪您招呼客人，我上去了。”

说罢，他起身走近在一旁看戏的惜生和妹妹惜姐，身

前，压低声道；

“可别怠慢了人家啊，二位！年轻人要多亲近、多聊聊，联络感情嘛！”

后朝他们二人一眨眼，跟爱人点了下头就迳自上楼去了。而惜如——顾家美丽高傲的大小姐一挑秀眉轻喊：

“大哥——”

惜人装作没听见，转眼消失在楼梯里头，看得惜如不禁跺脚，微露娇能，惜生则先是一愣，接着仰头大笑，笑得惜人莫名其妙，惜如很清楚她二哥的性子，唯有杏眼一瞪，佯装发怒道：

“二哥,请你壮重点,别让人看笑话了。”

“爸、妈咪，先开饭吧；别让我们的朋友饿着肚子了。”
惜生笑容不心。

顾振华夫妇相视苦笑，他们知道，这一次的“联谊会”又失败了，这是第六次？第七次？还是第八次？总之，次数我到夫妻俩都记不清了。谁叫他们有四个出色优秀的儿女呢！又谁叫他们这几个出色优出的孩子，竟然都还不想结交另一半呢！

看着和其他人有说有笑的二儿子惜生，他一百八十一公分的身高，俊朗潇洒、笑容亲切、令人欣赏，只是内蕴在深陷的双眸中有隐藏的风暴，叫人不能轻忽。相对于二儿子，大女儿惜如的冷体高傲，使得身高一百六十七公分的她谷更有距离感，在某些地方，惜如与惜人其实较相像。

小女儿惜萝，芳龄二十一，仍是学生身分，夫妻俩并

不心急。而惜如虽才二十五岁，但是以她这种视男人如敝屣、冷若冰霜的性子，要到哪一年才能找到对象。再说二儿子惜生，二十八岁了，随时都是潇洒自若，对谁都是热诚相待，而糟就糟在他是对“任何人”都一样，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

夫妻俩同声一嘲，最有问题的要算顾大少——惜人了。惜人总是令人感到深沈难测、难以亲近，看他对其他人都是一种态度——冷淡；而他今年已经三十二岁，连个女朋友都没见着，这可怎么得了哦！

这一餐又让惜如吃得痛苦极了，好好的一个家庭聚餐，老是要搞什么年轻人的“联谊会”，其实是双相的相亲嘛；也不知是第几次了，惜如还是无法过应，谷也无可奈何。除非顾氏夫妇放气再玩这种把戏，不过很难，或者，他们兄妹快找到另一半，不过那更难。

看她两位哥哥丝毫不受影响，二哥惜生一样的谈笑风生、妙语如珠，让气氛一直都很热络，这种功力一直是她佩服而且自认不及的。惜生最大的本领就是能使别人乐意与他亲近，打成一片，这一点，大哥惜人和他是完全相反。她转向惜人，也是一如平常一样，沈静稳重，看起来好像悠闲自然，却又浑身散发逼人的气息，不管对方多么热切，他的回答总是简短的一、二句，直让那些想和他拉近距离的女子感到泄气。

而惜如自己已经感到坐立不难安，非常不耐烦了。周遭几位男士还猛献殷勤、努力讨好她，让她脸上的笑容愈来愈僵硬。

顾振华看着徐妙端，两人同时摇头，暗自叹道：

“唉！又是白忙一场！”

身为他们的父母，又有了先前许多次的经验，其会不知道眼前这样的情形代表着什么意思呢！两人只有再为下一次的宴会准备吧！

暗地里一直注意父母的表情的惜生，一看见双亲脸上出的熟悉的神情时，他偷偷笑了，和惜人、惜如交换了一个会心的微笑后，三人开始自在的吃起庆盛的晚餐，真正的自在的吃着，愉快极了。

当黎明来时，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田芯站在马路旁，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建筑物大概有五分钟之久，这是一家很大的贸易公司，她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因为它看起来太有规模了，而她知道自己能在里面捞到什么工作？小妹吗？

已经过了八分钟了，不行！她一定要、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这个工全，因为她已经碰了九次壁，可不想再有一次，凑成‘十全十美’；而且她向小薇开口，今天无论是用什么方法，都非得找到一个工作不可。她深呼吸一下，整理整理自己的仪容，高贵大方又端庄的走了进去。

现在，田芯枯燥的坐在这里已经快一个钟头了，还没轮到她面试，好的工作机会总是有许多人都想获得的，而她的耐心快用完了，只好打开皮包，拿出一本才看了一部分的——武侠小说来K！

也是看得太入迷了，没有听到有人叫了她的名字，于是原本排在她后面的三人先后被叫了进去，又先后出

来，离开了，她还深陷于武侠世界中不可自拔；直到一只宽大的手压在她摊开的小说上。该死的，这段情节正是重要的高潮，男主角为救女主角身陷重危，遭人暗算，好危险啊！她惊叫一声：

“啊——哟你、你……”

一个你字在田芯嘴巴里转了好几圈，接下来的原本不太客气的话，在她意识到身在何处时全都吞回肚子里；尤其当她抬起头来，面对一张笑容可掬的后脸时，那更别说了，她的脸大概红得快着火了吧！

顾惜生有趣的打量着眼前这位脸红得像萍果，手上的书都快被她扭破了的女孩，更好玩的是他发现那是一本武侠小说，这实在太有意思了。于是，顾惜生友善的、亲切的开口问道：

“小姐，请问你是——？”

田芯急忙站起身，胡乱的把书塞入皮包中。

“哦！我、我是来应聘的。”

惜生饱含笑意的焦着她，遗憾的说道：

“小姐，很抱歉，我恐怕得告诉你，你借过面试时间了，已经结束了。”

田芯一听，小嘴张成大的O型，一脸的不敢置信，惜生故意用力的、肯定的点点头；于是，田芯那张细致的、不经人工修饰的漂亮脸孔立刻由红润转为黑淡。惜生忽然觉得周遭受得有点昏暗了，这女孩是个发光发热体，他肯定她一定不知道自己的影响力有多大，他笑了。

田芯努力的、费力的挣出一句话：“我可、可不可以——？”

“可以！”看她发富多变的表情实在很好玩，惜生享受着。

田芯以为自己听错了，傻傻的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惜生几乎要掩藏不住的咧嘴笑开来，故意回过身，打开门，严肃的说道：

“快下班了，动作要快一点。”

“来了，来了！”田芯愣了三秒钟后立刻跟着走进去。

当顾惜人踏进公司大门的时候，已经早过了下班时间，而他每次都选择这个时间来，是有意的避开公司里的员工，因为他不喜欢那些对他充满兴趣的眼光，无论是哪一种兴趣。其实这在顾家的几个孩子来说，早该习以为常了，只是惜人仍是不喜欢，就像父母一直不放弃为他们举办相亲会是一样的。

若是依照往常，这时候的顾惜生应该是埋首办公桌前，检阅一天以来下属经手的案子，这些案子有的可以替公司赚进大笔金钱，有的也可能会使公司赔钱，所以他总是在员工下班后才静心处理，这点是跟着惜人学的。

就是因为知道惜生办公习性，所以当惜人进办公室来，却看不到用功的惜生时，他真感到惊讶。不过，他的惊讶并没有停留太久，因为在环视了一圈后，终于让他看到惜生了，而这位二少爷在忙什么呢？

“惜生，你在发什么呆？我进来你都不知道。”

惜生闻言回过神来，一看就惜人，笑道：“大哥，你来

啦！快来看看我的大发现。”

惜人迈步，一拐一拐的走向个人成分在电脑前面的惜生，平静的问道：

“是什么东西？看你兴奋的样子，好像挖到宝了。”

“在这，宝贝在这，大哥你看看，快看呀！”惜生兴匆匆的拿起桌上一份人事资料，丢到惜人面前，催促他。

惜人慢条斯理的读着手上的资料，靠坐在惜生的桌子旁，交叉着两条长腿，不感兴趣的说道：“一个新进员工也值得这么关注，你是太闲了没事干，这回混得太过分了哦，老弟。”

惜生扯下资料，摇头叹道：“大哥，你的脑袋大概被打坏了，这样一个奇特的女孩子，竟然都不能令你的眉头扬一下。”

一顿，他又故意问道：

“你的脑袋没事吧，大哥？还是受了看不的见的伤——心！”

忍住挥拳的走动，惜人两眼一眯，下意识的抚着受伤的左臂，寒声道：

“别太过火了，老弟。我不管你多么欣赏这位新的职员，不管她是不是美若天仙、风情万种，总之，你是这家公司的主管，自己的言行要注意，别和底下的人牵扯太多，坏了自己的名声。公司的声誉和纪律都应该维持。”

惜生瞪大眼，张着嘴，好半晌了才回过神来，开始收拾东西，呼道：

“完了，完了，你地脑袋真的被打坏了，这样你都能扯出这么一大篇，太厉害了，我太佩服你了，大哥；不过，小弟